

胸事封“波”

■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新年头上最欢乐的事,莫过于乳媚娘变成了武大头。广电总局被无数网友靶向吐槽,每天都有新段子,个个都是有才人。

且听听这些哀叫:

“食色性也。文艺作品对欲望的呈现,因符合人性而受到追捧,却也常因尺度问题而命运多舛。武媚娘的胸到底凭啥不能看呢?”

“是该分级了,不能让小孩看胸,不能让大人不看胸。”有的干脆拿广电开涮:

“武媚娘,山西文水人,14岁时貌美倾城,被皇帝李世民纳入为嫔妃,因为她没有为皇帝生育,李世民死后她被迫出家,还好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又将她纳为嫔妃,她抓住机会步步为营,除去王皇后和萧淑妃当上了皇后,李治死后她自立为皇帝,并收养男宠无数。她两任老公为皇帝,两个儿子也是皇帝,她全家都是皇帝,唯一能赢过武媚娘的是广电总局,自锁骨以下斩去身体,于2015年初,卒”;

“我们是为了保护92%的女生。‘我们查过资料,我国92%的女生都是A罩杯及以下,新年看了这剧,她们一年都会在自卑和怨恨的笼罩下生活……’昨天,广电一官员

解释了剪掉脖子以下镜头的原因。‘而且男性观众看了,也容易拿妻子胸部与之对比,导致心生不满,酿造家庭乃至大范围的社会矛盾’”。

又有好事者扒出《武》剧中的常识性错误:

“那种所谓的线装‘册页书’,最早也只能算到宋代,真正普及则在明朝,唐代根本就不会有。广电是怎么审查的?看来,广电总局的老爷也只能看懂女人的胸部!”

哈哈。要说这《武媚娘传奇》还真是胸多吉少,年前消失四天之后,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里,不过与之前的人们集体看得热血沸腾、鼻血横飞的香艳不同,经过修改之后的《武媚娘传奇》全都“捂没了”,成了标标准准的“大头娘娘与小头皇上”传奇。网上各种恶搞,真要把《武》剧玩坏了。但是这一停一禁,倒把收视率给拎了上来,这就是所谓的祸福相倚吧。

“胸前瑞雪灯斜照,眼底桃花酒半醺。”娘娘们的胸器的确波涛汹涌,压迫的人透不过气来。我原本是不会去看这个剧的,即便唐史学得不够好,则天女皇的那点事也都熟透了,熟到不再有想象力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《武》剧才会拿

胸事作卖点夺眼球,是独辟蹊径,也是无奈之举吧。出品方可能以为有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珠玉在前,加之世人都以为唐朝女子开放,他们就可以清凉到任性。却不知世易时移,今时早已不同往日。满屏的莺莺燕燕,白花花的一片,的确有伤风化。好在我等并不是冲着媚娘的事业线才坐到电视机前的,纯粹是因为媒体炒得太凶激起了职业病,权当岁末年初减压,才有一搭没一搭瞅了几眼。得承认这个剧拍得相当精美,做到了范冰冰所说的男的帅女的美。但是所有胸事堆砌的还是宫斗,又是宫斗啊,哪里能脱得了《甄嬛传》的窠臼呢。

事实也是,《武》剧甫一推出,就有好事者将其与《甄嬛传》相提并论。《甄嬛传》是我在网上买的仅有的几本热门网络小说之一,作者文笔优美,逸事野史研究得也透,又是女作者,对女人心揣测很是到位,所以此剧一出,完胜此前被奉为宫斗鼻祖的《金枝欲孽》。即便如此,刚开始看到电视剧片花时,看到甄嬛哭得那个衰样,与小说中的玲珑剔透相差万里,甄迷们在网上照样打作一团,不知有多失望。等到剧播时,发现书中架空朝代

的皇上也狸猫换太子变成了腹黑且丑的雍正,好多人直接就弃剧了。但是不是你想弃就能弃的,有一段时间,只要打开电视,就是娘娘小主,不看也陆陆续续地看下来了。加上媒体推波助澜,硬是把它与办公室政治附会,煞有介事地进行弄权解析,让小白领们一片歛歛越看越上瘾。及至今日,只要提起政治,还有人拿它说事。相比而言,《武》剧的腾挪空间真是太有限了。武媚娘真的不适合再拿来传奇了,倒八字眉的武媚娘(刘嘉玲版)都出现了,如果则天女士真的如剧中这般小天真,大情种,她老早就给灭掉了。

最可怜的还是我等,这年头,看电视剧的选择越来越少,要不就是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,要不就是段子拼接的农村爱情,小龙女尚且能演绎成“小笼包”,智慧美貌并重的武才人变成个单纯浅薄的小宫女,多大的事啊。想我们的编剧们终日埋首于故纸堆中,不知有汉,哪知大老虎们已纷纷入笼,随手抽出一桩虎事,其香艳和传奇程度都是远胜于武如意的啊。

金刚台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金刚台是大别山的主峰之一,有点特别。一般来说,高山大多是群山环抱,主峰一峰独秀。从主峰往四周,山峰高度依次递减,到最外围时,就全是小山包了。贡嘎山、太白山这些极高山是这样,黄山、天柱山这些大山也是如此。然而这金刚台却不是这样,汽车沿着平地开了没多久,好像没怎么爬高,一下子就到了金刚台脚下。我很奇怪,这金刚台难道就这么直接往天上长了1584米?难怪丝幕一般的小雨,就像是从天顶垂下来的一样。

山脚下有个水潭,是山涧冲刷出来的。我就沿着这条山涧上山。站在水边往上看,一层层的瀑布飞泻而下,飞珠溅玉,挡住了我上看的视线。我一个人,脚步轻快,很快就步入上山小路了。

小路顺着山涧曲曲折折地往上伸展。此时雨下得不小,撑伞有点麻烦,但雨水滴落在伞上,倒也增添了不少趣味。路旁的树木很茂密,大多掉了叶子,本来很幽僻的小路显得敞亮。除了雨声和水声,听不到任何声音,连虫鸣、鸟叫声都听不到。雨水和溪水像是在我心上流过,跟着浑身的血液一起流动,不着痕迹。

每爬一段,山涧里就现出一个水潭。一个个水潭由山涧串起来,水潭和水潭之间隔着一截山坡,距离不算远,邻居当了千万年,却终生见不了面。但下潭知道上潭发生的所有事情,上潭也能估算出下潭

将要发生什么。有时,久不下雨,水潭之间似乎没有联系,但水潭之间声息相通——喜欢串门的青蛇、山龟,还有我们这些游人,上上下下地爬着,测量各个水潭的深浅,传送山间的故事消息。只是,这消息传播得甚是缓慢。传得最快的是雨水,只要一下雨,山涧就顿时热闹起来,于是,每个水潭里发生了些什么,大家很快就全知道了。

走了20多分钟也没有看见别的游客。这种幽静让人忧惧顿生,害怕迷路。好在岔路极少,我径直往上。30分钟之后,大汗淋漓。走到一个高坡时我停了下来。山脚下田畴历历,村落俨然,眼前全是灌木,估计杜鹃不少。往远处看,连绵起伏的山冈,笼罩在雨水山岚之中。只见森林,不见树木。在那里,阴暗、潮湿,一切都是未知的,但我相信那里有生命,凡是阴暗潮湿的地方,肯定有生命隐匿其间。它们或安静寂寞,或喧闹迅捷,携着自己的秘密,在山间感受着上天的恩赐和折磨。

山涧里溪水淙淙,因为有雨,水流充沛,流得哗啦啦的。特别是从高处悬崖上冲下来时,碎得灿烂无比,一入水潭,稍作停留,跟其他水滴打个招呼,接着开心地往下奔去。

这山涧的奔流就是大山的喘息。无数支沟壑澎湃的涓流汇成了它的平静与喧闹。我走在其间,完全是陷在其中——山路顺着山涧走,还不时要来回穿越山涧。走入山涧



时,只能看到头上的天和两侧悬崖,以及山崖上的苍劲的树,很难分清东西南北。山涧有一种魔力,它把天缩小,变成自己那么大。它把路延长,山涧到哪里,路就到达哪里。它把树变老,涧边全是大树、老树,即使是小树,那也是小老树——树小岁数可不小。它让树木长在光亮处,让苔藓长在阴暗处,让蕨类长在或明或暗的地方。涧里石头苔藓浓厚,正是山涧魔力的沉淀。我踩上去,忽地陷进山涧的魔法之中。

有一段路偏离了山涧,大约是山崖太陡,没法开路,只好折向山脊。这段路上岩石很多,许多山体裸露在外,没有任何植被。这让我有机会察看大别山的岩石。山涧里的石头被水流冲刷了亿万年,早就不是原来模样了。而这山坡上的石头相对来说一直处于原始状态。这些石头像是一层层被挤碎了,紧紧地堆在一起,却

没有整体感,要是能够挖出来,估计都是细碎的小块。石块节理很长,每层约有四五公分厚,像是无数本书侧向码在一起,书脊朝外,支离破碎地露出来,样子很粗粝,满是力度,却有点狰狞。要不是经过这里,我还真不想细看这些石头——看多了这些狰狞的样子,我担心我会变得暴戾。

爬过一个陡坡之后,抵达大石门。几块巨大的石头码在一起,中间形成了一个拱洞,像个门一样,高高伫立在山头上。这石头不像黄山石那样圆润光滑、富有美感,而是斑驳、粗粝、狰狞。再往前走,就是丛林小径,我只有一个上午时间,而且没有登山鞋,没有冲锋衣,也没有饮水和食物,只好到此为止。

沿原路下山。一走出山门,雨就停了。回望才攀过的金刚台,就像个金刚,岿然屹立。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已告诉我一切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广佳



小山楼 A8

